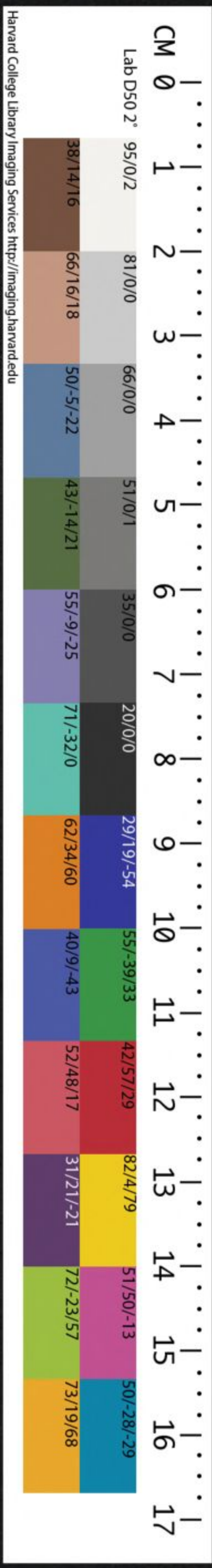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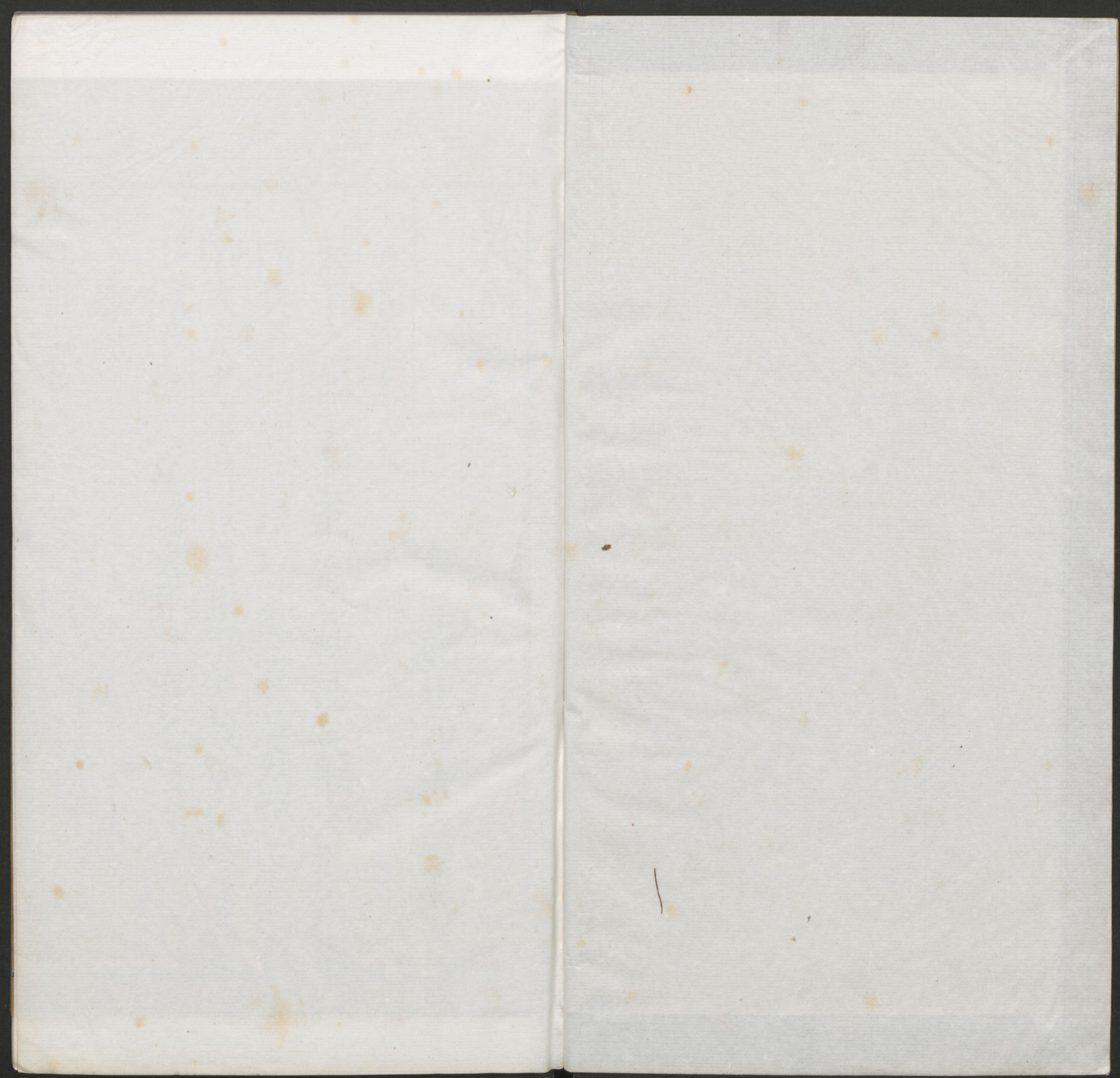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47 HARVARD UNIVERSITY
JUN 27 1941

2

T2514/3810





國氏詩史卷之二

華亭顧正誼傳方

周紀上

天下之無王也至於春秋極矣。拒文更書。內兵爭而周猶得以其空名晏然。民士夜各卿大夫之維持世道。詎可少哉。余自管仲而下得十七人爲論次其行附之。三代之末。

春秋

表序義多戰伐紛是情

顧氏詩史卷之二

塔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

華亭顧正誼仲方甫著

周紀上

天下之無王也。至於春秋極矣。桓文更霸。海
內兵爭。而周猶得以其空名晏然。民上彼名
卿大夫之維持世道。詎可少哉。余自管仲而
下。得十七人。為論次其行。附之三代之末。

春秋

周衰羣鹿爭。戰伐紛從橫。

解嘲曰。周網解。結羣鹿爭逸。

中原

斃荆楚齊晉相尋盟召陵無血刃城濮多狙兵

春秋僖公四年公會齊侯侵蔡遂伐楚次于陘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又曰二十有八年晉侯伐衛楚人救衛晉侯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時文公以陰謀取勝故云狙兵也

彤弓徒見褒尊周竟空名左傳襄王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

彤弓一千戈何時已宇內將無君魯已三家剖

晉為六卿分史記魯昭公二十五年三家共伐公遂奔齊○又曰晉昭公立六

卿疆公室卑盡滅晉之宗家而分其邑為十縣各令其子為大夫晉益弱注索隱曰韓趙衛范

中行及知吁嗟魯中叟皇皇空問津明王終不

氏為六卿陶潛詩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作絕筆于獲麟淳○春秋哀公十四年春西狩

獲麟○公羊傳曰西狩獲麟有以告者孔子曰吾道窮矣反袂拭面涕沾袍○杜預春秋序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

管仲

管仲者類上人也名夷吾初事公子糾與桓

公戰射桓中鈞及桓立而糾死管仲囚焉鮑

叔牙荐以為齊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

之謀也及卒而齊國遵其政常疆於諸侯焉

夷吾未遇時三仕且三逐史記管仲曰吾常三

也時射鈞功不成俛首就桎梏史記齊襄公不君羣弟恐禍及故子

糾奔魯。小白奔莒。及雍林人殺無知。魯發兵送
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
鈎。小白立為桓公。乃遺魯書曰。子糾兄弟。請魯
自殺之。管仲讐也。請得而甘心醢之。管仲請囚
鮑叔牙。迎受管仲。及堂阜而解縛相齊。桓公指
脫桎梏。桓公厚禮以為大夫。包茅既北。貢胡馬無
九州服。解朝曰。夫上世之。包茅既北。貢胡馬無
南牧。左傳。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楚。管仲謂楚使
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管仲傳
桓公北征山戎。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
齊世家。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齊。齊桓公救燕。遂
伐山戎。至于孤竹而還。○過秦論。胡人不敢南
下。而**霸**。如反掌。勲業伴山嶽。叶欲。○酈炎詩。
名重**飛揚**。誰使然。知我者鮑叔。北史。侯景常有
山嶽。飛揚跋扈之志。

史記。管仲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事齊公子
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鮑叔遂
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曰。生死無相捐。疇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生死無相捐疇**
論榮與辱奈何百世後此道多翻覆。杜子美貧
手作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君**君看窮途**
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君看窮途**
者臨岐方慟哭。魏氏春秋曰。阮籍時率意獨駕。
返。○淮南子。楊子見岐路而哭之。為其可
以南。可以北也。○阮籍詩。楊朱泣岐路。

狐偃

狐偃字子犯。晉文公舅也。晉獻公以驪姬之
譖。殺太子申生。子犯乃奉公子重耳出奔狄。

徧歷諸侯。凡十九年。而公子始歸晉。立為文公。于是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敗楚于城濮。而文公伯。偃皆有力焉。

晉獻寵驪姬。潛行因廢嫡申生。死新城。重耳遂

奔狄。

左傳。晉獻公以驪姬為夫人。生奚齊。將立之。姬謂太子申生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

太子祭于曲沃。歸。詐于公。姬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縊于新城。姬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從亡。誰為謀。狐偃常在側。史記。文公年十七。有賢士五人。曰趙衰。狐偃。咎犯。文公舅也。賈佗。先軫。魏武子。惠懷既無。

親公子將得國。

左傳。介子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

主晉祀者。非君而誰。

出郊方受塊。

左傳。公子過衛。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

臨河乃投壁。

左傳。公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帶。翦周邦寧。

帶翦周邦寧。

左傳。大叔有如白水。投其壁于河。帶以狄師伐周。王出適鄭。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晉侯乃逆王入于王城。取叔帶于溫。殺之。

楚奔宋圍釋。

史記。楚圍宋。宋告急於與之陽樊。王侯而封曹。臣亦釋宋。咎犯曰。子玉無禮矣。君取一。臣取二。勿許。與楚兵合戰於城濮。大敗楚軍。

一戰成伯功孰云非爾力。

左傳。文公一戰而伯。史記。介子推笑曰。

天實開公子。而子犯以為己功。安知縣書者抱

固足羞也。吾不忍與同位矣。

介子推

介子推者。晉人也。從公子重耳出奔狄。已而

公子返國。賞從亡者。弗及推。推遂自隱而死。

文公求之。不獲。封綿上之田。以旌善人焉。

介子真廉士。跡與夷齊并。割股已餉主。而不邀

其名。晉史乘曰。文公出亡。過曹。里鳧須從。因盜

割股肉以食文公。然後能行。聿來風雲合。龍蛇盡飛騰。從亡

功等爾何為賞不行

史記晉文公賞從亡者。介子推不言祿。祿亦不及。遂

隱於縣上山中。至死不復見。推之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為輔。龍已升雲。四

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使人召之。則亡。於是文公

環縣上山中而封之。以為介推田。號曰介山。飄然投荒草。棲遲入杏

冥高潔信自許。獨不愛其生。立枯喬木下。母乃

非人情。

晉史乘。文公求推不能得。以謂焚其山。遂不出而焚死。○屈原

九章曰。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寤而追求。注云。文公求子推。子推不出。因燒其山。子推抱樹自

燒而死。豈若羊裘客。散髮對簪纓。歸來巖石底。綿

田猶可耕。

後漢逸民傳。嚴光。字子陵。少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乃隱身不見。披

羊裘釣澤中。帝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車駕即日幸其館。光卧不起。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揚雄法言曰。鄭子真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京師。

百里奚

百里奚者。虞人也。度虞公不足事而去之。秦行而無資。自鬻于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以為相。并國二十。遂伯西戎。奚之謀也。

繆公初求士。志欲伯西戎。翩翩百里奚。脫屣辭

虞公。李斯上秦始皇書。昔者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死。并國二十。遂霸

西經年牛口下。歛起遊秦宮。

史記繆公舉之於牛口之下。而加之

百姓之上。○李太白詩。歛起雲蘿中。歛忽也。

一舉晉楚定。再掃戎城

空

商君傳。百里奚相秦。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施德諸侯。而入戎來服。

聞歌

識故婦

風俗通曰。百里奚為秦相。堂上樂作。所賃。辭婦。自言知音。因援琴撫絃而歌曰。

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雞。炊黍。還為夫婦。貴忘我為奚。驚而問之。乃其故妻也。

款塞來英雄

大史公自序海外殊俗。重譯款塞。○史記百里奚相秦。由余聞之。款

關請見。

五殺不足玷名聲。自無窮

秦紀曰。百里奚走宛。楚鄙人執

之。繆公聞其賢。以五殺羊皮贖之。繆公釋其輟。囚。與語國事。大說。授之國政。號曰五殺大夫。輟

春有遺愛。欽哉賢士風

商君傳。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春者不相

杵。○任昉哭范僕射詩已矣。余何歎。輟春哀國均。

三良

三良者。子車氏之三子也。曰奄息。仲行。鍼虎。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為殉。皆國之良也。國人哀之。賦黃鳥之詩焉。

三良事秦后。計畫多所宜。鼎立君王側。轉盼生

光輝。君臣方一體。蒙恩良不訾。出師表。宮中府中。俱為一體。

生當竭忠誠。沒當同所歸。楚辭。竭忠誠而事君。潘岳詩。白首同所歸。

遺言猶在耳。殉死安能辭。親朋哭路傍。黃鳥鳴

枯枝。詩。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冥冥泉臺掩去去。歸

何時。阮瑀七哀詩。曰。冥冥九泉室。漫漫長夜臺。○古樂府。人死一去。何時歸。壯骨

埋荒草。雄圖竟誰施。哀歌有餘響。聞者盡沾衣。

徒自悲。黃鳥之詩。曰。彼蒼者天。殲我秦繆。稱明良人。詎可贖撫心。

君哲人所共知。殺尸猶不忍。收良竟何為。秦紀。穆公

三十三年。將兵伐晉。晉人不敢出。於是繆公乃自茅津渡河。封殺中尸。為發喪。哭之三日。君子

聞之。皆為垂涕。○左傳。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三子為殉。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

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况奪之善人乎。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散其良。以死難。以在

上君命有治亂魏顆言豈非左傳魏武子有嬖

矣。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何以罪三

良當時主者誰陳平傳文帝問平曰主者謂誰

也所以令狐後一夕陷秦師史記秦繆公卒太

公秦兵至令狐晉擊之秦師大敗

子產

子產者鄭之列大夫也名僑姓公孫氏相鄭

暮年而童子不戲狎班白不提挈二年市不

豫賈三年門不夜闕道不拾遺治鄭二十六

年而卒百姓無老壯皆為垂涕如喪父母焉

周季王澤竭苛政猛于虎國語曰今周德若二

都賦序曰王澤竭而詩不作禮記孔子過泰

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

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

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遺愛存者誰

子產特師古史記孔子曰子產古之遺愛也

長久者非鄭邦孤且危蕩搖若累卵范睢傳秦

所聞也為政不三年恬然盡安堵循吏傳子產為

關道不拾遺高祖紀沛公惠以調生民吾能

排晉楚投書譏重幣築館安賓旅

左傳范宣子為政諸侯之

幣重鄭人病之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將焉用賄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又曰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未見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子產曰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痺以崇大諸侯之館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趙文延陵抵掌談世子曰是吾罪也乃築諸侯之館家吳使延陵季子於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政將及子子為政必以禮不然鄭將敗子產厚遇季子戰國策蘇秦見宣尼傾蓋語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

史記孔子曾過鄭與子產如兄弟云又曰孔子

於途傾蓋而顧相語終日身沒輿歌作閭閻淚如雨左傳子

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

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

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

而死誰其嗣之西都賦街衢洞達閭閻且千

○循吏傳曰子產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

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古樂府孤兒淚下如雨

千古稱奇才博物君子哉史記曰叔向曰子

孫叔敖

孫叔敖者楚之處士也楚莊王舉之于海濱三月而為相施教導民上下和合吏無奸邪

盜賊不起。民各樂其生。近者視而效之。遠者望而法之。蓋不罰而民自化云。

叔敖少靈異埋蛇樹陰德新序孫叔敖為嬰兒殺而埋之。歸而泣。母問其故。叔敖對曰。聞見兩頭之蛇者死。鄉者吾見之。恐去母而死也。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又見。殺而埋之矣。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報以福。汝不死也。及長。為楚令尹。未治而國人信其仁也。

抱道棲海濱一朝起相國心懷秋漢書鄭崇謂帝如水。

水清操與孤松植漢書鄭崇謂帝如水。

相門無衣帛循史傳楚民俗好庫車。王以為庫車不便。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相。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

披逆鱗伯楚饒餘澤楚史檇兀楚王將伐晉。告曰。懼鈇鉞之誅。不敢諫其君。非忠臣也。於是入諫。莊王從之。○韓子說難曰。今夫龍之為蟲也。喉下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史記優孟曰孫叔敖之為楚相一言安郢市三盡忠為庶以治楚。楚王得以霸。○

罷無怨色循史傳楚莊王以為幣輕。更以小為幣。大百姓不便。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幣。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臣請遂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太史公曰。孫叔敖出一言。郢市復如故。孫叔敖死。其子窮困負薪。而楚史檇兀。莊王既勝。晉歸。而封孫叔敖。叔敖辭而不受。○滑稽傳孫叔敖死。其子窮困負薪。

身辭上相封子為負薪客楚史檇兀。莊王既勝。晉歸。而封孫叔敖。叔敖辭而不受。○滑稽傳孫叔敖死。其子窮困負薪。

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史記孫叔敖相楚。妻不衣帛。馬不食粟。伐晉

伐晉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史記孫叔敖相楚。妻不衣帛。馬不食粟。伐晉

化。史記孫叔敖相楚。妻不衣帛。馬不食粟。伐晉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史記孫叔敖相楚。妻不衣帛。馬不食粟。伐晉

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史記孫叔敖相楚。妻不衣帛。馬不食粟。伐晉

化。史記孫叔敖相楚。妻不衣帛。馬不食粟。伐晉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史記孫叔敖相楚。妻不衣帛。馬不食粟。伐晉

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史記孫叔敖相楚。妻不衣帛。馬不食粟。伐晉

化。史記孫叔敖相楚。妻不衣帛。馬不食粟。伐晉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史記孫叔敖相楚。妻不衣帛。馬不食粟。伐晉

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史記孫叔敖相楚。妻不衣帛。馬不食粟。伐晉

試為優孟歌。庶吏將何益。

史記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楚相孫叔敖

知其賢。善待之。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往見優孟。孟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莊王大驚。欲以為相。優孟乃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為非。庶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

不聞楊震言。遺之以清白。

後漢書楊震字

伯起。轉涿郡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為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寢丘原不惡。十世猶血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食

呂氏春秋孫叔敖有功於國。疾將死。戒其子曰。曰。王數欲封我。我辭不受。我死。必封汝。汝無受利地。荆楚間有寢丘者。其為地不利。而前有如谷。後有戾丘。其名惡。可長有也。其子從之。楚

功臣封二世而收。唯寢丘不奪也。○史記孫叔敖子封寢丘。十世不絕。○召公世家曰。社稷血食者八。九百歲。

晏子

晏子者。齊人也。名嬰。字平仲。事齊靈公。莊公。

景公。景公時。晏子為相。食不重肉。妾不衣帛。

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

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云。

平仲臨衡宰。儉節名獨聞。

麗炎詩絳灌臨衡宰。晏子傳晏子以節

儉力行。豚肩不揜豆。狐裘且終身。

禮記晏平仲祀其先人。豚

肩不揜豆。斡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為隘。三族待矣。○檀弓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

舉火一心堪事君

晏子春秋景公飲酒。田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

浮晏子。晏子坐。酌者奉觴進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何故也。田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

寵之百萬。以富其家。今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則隱君之賜也。

晏子曰。臣以君之賜。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于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閒

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者。為彰君賜乎。為隱君賜乎。公曰。善。○又曰。梁丘據問晏子

曰。子事三君。君不同心。而子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曰。一心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

一君。仲尼聞之。曰。小子識之。枕尸寧避難。左傳

弒莊公。晏子入。枕尸股而哭之。與三踊而出。人請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史記子

薦苴能解紛

司馬穰苴傳。齊景公

者。不避其難。河上齊師敗績。晏嬰乃薦田穰苴。將兵捍燕。晉

之師。晉師聞之。為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

左思詩。遭積橘稱雄辨。誰謂齊無人。使荆荆王

難能解紛。積橘稱雄辨。誰謂齊無人。使荆荆王

欲辱之。於是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為者也。對曰。齊人也。坐盜。王曰。齊人固盜乎。晏子反顧

之曰。江南有橘。齊王使人取之。而樹之於江北。生不為橘。乃為枳。所以然者何。其土地使之然也。然乎。荆王曰。吾欲傷子。而反自中也。○李白

詩。入門不拜。騁雄辨。○說苑。晏子使。晏子短。楚王曰。齊無人耶。何為使子。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賢主。不肖者使楚耳。司馬希執鞭

使不肖主。嬰最不肖。故宜使楚耳。司馬希執鞭。太史公曰。假令晏子而在。石父為上賓。越石父

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石父為上賓。越石父

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延入為上客。異世尚傾慕。同

時良易親。鮑照詩。賓奈何睚眦間。二桃殺三臣。

杜欽傳。報睚眦。然注。睚。舉眼也。眦。目匡也。言舉目相忤者。即報之也。○晏子春秋。公孫接。田開

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聞。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晏子請公使人餽之。二桃。曰。三子何不

計功而食桃。公孫接曰。接一搏。猶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援桃而起。田開曰。吾伏

兵而卻。三軍者。再亦可以食桃。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於河。鼃御左驂。以入砥柱之

流。治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鼃而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鼃頭。鶴躍而出。若治之功。亦可以食桃。

二子何不反桃。抽劍而起。公孫接曰。開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

死。無勇也。挈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良無休容死之。治獨生之。不仁。亦挈領而死。

德何為居要津。書曰。其心休休焉。其如有賢者容焉。○古詩。先據要路津。賢者

猶如此。鄙夫安足論。一為梁甫吟。千載共悲辛。

蜀志。諸葛亮傳。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甫吟。其辭曰。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累累

正相似。問是誰家墓。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紀。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為

此謀。相國齊晏子。

季札

季札者。吳王壽夢之少子也。初壽夢有子四

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次曰季札。

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

立長子諸樊為吳王諸樊復讓季札季札棄

其室而耕乃封季子於延陵號曰延陵季子

季子生荆蠻英聲特清妙吳太伯世家太伯葬荆蠻文身斷髮從太

伯至壽夢凡十九世壽夢生季札始通於中國○封禪書蜚英聲萬乘猶浮雲

棄之且耕釣上秉伯夷心下齊子臧操史記吳

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

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

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誰敢干君有傲

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材願附於子臧之義遊十二邦功名付談笑按季札聘於上國徧歷

秦楚宋衛陳蔡曹鄭燕也解劔協心許史記季札之初使北

劔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

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劔繫之徐君冢樹

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觀樂

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探神奧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

發妙見微知清濁靈臺朗堪照史記太史公曰

心慕義無窮見微而知清濁嗚呼又何其闕覽博物君子也柰何蕭牆間樹

兵不能料公羊傳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

國乎季子故諸為君者皆輕死為勇故謂也死

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

爾弑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採薇首山。陽始同古人。調見前伯

栖栖戀邦族。徒取沽名誚。

後漢逸民傳。彼雖所

以披裘公姓名不復告。

高士傳。披裘公者。吳人

中有遺金。顧披裘公曰。取彼金。公授鎌。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處之高。而視人之卑。五月披裘。而負薪。豈取金者哉。季子大驚。既謝而問姓名。公曰。吾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名也。

柳下惠

柳下惠者。魯公族展氏也。名獲。字季食邑

柳下。謚曰惠。仕魯為士師。三黜。或謂曰。盍去

之。禽曰。直道事人。焉往不黜。故魯雖不能用

終身不去。

舉世和其光。君子介于石。

老子和其光。同其塵。易介于石。不終日。

直道難為容。去去將安適。不就他邦。居寧於故

國黜。

戰國策。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

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耳。

卓哉柳下季三公。弗與易

子出孟

犒師重片言。爰居備三筴。

左傳。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

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乃還。○國語。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為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非知也。今茲

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文仲聞之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為三策。流覽莊生篇令人空嘆息寒

女心猶憐忍視弟如跖

莊子盜跖篇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

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貪得忘親。孔子謂下季曰。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為先生羞之。柳下季曰。弟不受兄之教。將柰之何哉。○淮南子柳下惠遠行歸夜宿於郭門外。頃間有女子來同宿。時天大寒。惠恐女

子凍死。乃坐女子於懷。以衣覆之。至曉不亂。

百世流遺風家庭迺親

炙誰云爾為爾恣睢非我戚

伯夷傳盜跖日殺不辜。肝

人之肉。暴戾恣睢。度寬靡不容道廣良難測時無魯男

子聖德疇能識

家語魯有男子獨處室者。鄰之

釐婦室壞。趨而託焉。魯男子閉戶不納。釐婦自

牖與之言。何不仁而不納我乎。魯男子曰。吾聞

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敢

納爾也。婦人曰。子何不如柳下惠然。嫗不建門

之女。國人不稱其亂。魯男子曰。柳下惠則可。吾

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

聞之曰。善哉。欲學柳下

程嬰者。晉大夫趙朔之友也。朔為屠岸賈所

程嬰

殺其妻遺腹生男。屠岸賈索之。程嬰乃奉趙

孤而匿山中十五年。景公復趙武田邑。殺屠

朱

岸賈程嬰卒自殺

上古無俠士。程嬰發其端。立孤良已美。曷為身

自殘。人言殺身易。處死誠獨難。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

也。處死者難。報趙名既成。孤忠亦已殫。何必捐其軀。

然後中心安。賢者信多過。感我滄露翰。趙世家

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絝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

程嬰謂公孫杵曰。今日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柰何。公孫杵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疆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請先死。二人謀取他

人。嬰兒負之。匿山中。程嬰謬謂諸將軍曰。嬰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隨程嬰。遂殺杵。曰。與孤兒。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韓厥曰。太業之後。絕祀者。其趙氏乎。景公問趙尚。有後否。韓厥具以實告。公乃召趙兒。程嬰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程嬰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既立。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曰。遂自殺。

孫子

孫子名武。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

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彊楚。北威

齊晉。顯名諸侯。孫臏者。其後世子孫也。嘗與

龐涓俱學兵法。龐涓為魏將，以臆賢於巴。乃召而斷其兩足。臆亡之齊。齊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與龐涓戰於馬陵，卒殺涓而報其讐。

孫子十三篇談兵。邁今古。吳王請試之。美人備

行伍。一笑斬二姬。孰云非智武。史記孫子以兵法見於吳王。闔

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乃出宮中。美人各為隊長，皆令持戟。

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皆令持戟。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欲斬左右隊長。吳

王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將在軍，君命

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狗。用其次為隊長。

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孫子曰：兵既整齊，唯王所欲用之。

雖赴水火。南馳摧勁越。西征破強楚。難蜀父老猶可也。

以諷勁越。○伍子胥傳曰：吳王以孫武之謀，西破彊楚，南服越人。遺風百年後。

裔孫能步武。史記孫武既死，後百餘歲有見臆。孫臆。○選詩：跬行安步武。見臆

於龐涓猶能競旗鼓。斫樹施白書。平沙列萬弩。

勇哉龐將軍。竟為山下土。史記孫臆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既事

魏，得為惠王將軍，而自以為能不及孫臆。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黜之，欲隱勿見。孫臆之齊，齊

將田忌善而客待之，進之於威王。其後魏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為將，孫子為師，直走大

梁。龐涓去韓而歸，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之下。於是

言史卷之三
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孫臏以此廟笑信有神，斷足良已苦。孫子夫未名顯天下。廟笑信有神，斷足良已苦。孫子夫未勝者得。不見青溪君，全身在巖戶。荆州記：臨沮笑多也。昔鬼谷子隱于此，蘇秦、張儀、孫臏、龐涓俱從遊。學後四子皆出為將相，而鬼谷子終身不仕。○李太白詩：所以青雲人，高歌在巖戶。

伍子胥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真，父曰伍奢，兄曰伍尚，俱為楚平王所殺。子胥亡奔吳，說吳王闔廬

伐楚，以報父兄之讐。後為伯嚭所譖，賜劍自殺。

荒哉楚平王，眩色殘骨肉。無忌諛見用，伍奢忠

被戮。史記：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為太

婦於秦，歸報王曰：秦女絕美，王可自取。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絕愛幸之。無忌因諛太子曰：太子將為亂，平王乃召其太傅伍奢考問之。奢曰：王獨奈何以諛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平王怒，囚

伍奢，而使司馬奮揚。覆巢無完卵，二子遭捕逐

世說：新語：孔融被收，融兒大者九歲，小者八歲。融謂使者曰：冀罪止於身，二兒可得全不。兒徐進曰：大人豈見覆巢之下，復有完卵乎？尋亦收。至。○史記：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

不誅。且為楚憂。王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來。今殺奢也。尚既就執。使者捕伍胥。伍胥貫弓執矢嚮使者。使者歸死心所其。出奔讐且復。

史記伍尚欲往。負曰。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耻。尚曰。負可去矣。汝能報殺父之讐。我將歸死。伍尚至楚。楚臨危各就義。升沉非所上。橐載并殺奢與尚也。

出昭關夜行還晝伏。戰國策范雎曰。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而晝伏。

浣女投溪波。吳越春秋子胥至吳。適會女子擊綿於瀨水之上。管中有飯。子胥曰。

夫人可得一餐乎。女子長跪而與之。子胥已餐而去。謂曰。掩夫人之壺漿。無令其露。子胥行反顧。女子已自投於瀨水矣。**漁父沉江曲。**吳越春秋伍胥出昭關。追者在後。至江。江中有漁父乘船。子胥呼曰。漁父渡我。子胥既渡。顧視漁者。已覆船自沉於江水之中矣。**精**

誠一感悟捐生以相贖。鄒陽上書夫。說僚謀未精誠變天地。

行探光知所欲一朝進專諸吳邦如轉燭。刺客傳伍

子胥既見吳王僚。說以伐楚之利。吳公子光曰。彼伍負父兄皆死於楚。而負言伐楚。欲自為報私讐也。非能為吳。吳王乃止。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光既得專諸。善客待之。九年。使專諸刺王僚。僚死。光自立為王。是為

闔既令勳闔與坐使楚宮覆。楚辭勳闔夢生。注闔也。闔廬能立功勳。故號勳闔。○史記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負以為行人。而與謀國事。九年。與師伐楚。五戰。遂至郢。楚昭王出奔。吳王入郢。始負之。下也。謂申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

鞭尸非倒行暮塗光景促。史記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之。

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
已申包胥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讐其以甚乎
伍子胥曰吾日暮塗遠能揮子常奔難免包胥
吾故倒行而逆施之

哭史記吳兵擊楚將子常子常敗走奔鄭申包
胥走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

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其聲秦哀公憐之曰
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遣車五百乘

救楚擊吳終天然已酬何不投空谷禮記父子讐不
與共戴天○蔡

澤傳澤說范睢曰今君之怨已讐而德已
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君不取也

恒見疑屬鏤下金屋史記吳太宰嚭與子胥有
隙因讒之於王王使使賜

伍子胥屬鏤之國語吳王取子胥
劍曰子以此死**鳴夷既裹乃**

於江吳門寧掛目伍子胥傳子胥告其舍人曰
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為

器而扶吾眼縣吳東門之上以入江終不化智

士所捧腹樂毅書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
以至於入江而不化○日者傳司馬

季主捧腹**忠貞信有餘明哲將不足**詩既明且哲
以保其身

胥山空怒濤姑蘇竟麋鹿史記吳人憐子胥為
立祠於江上因命曰

胥山○吳越春秋吳王取子胥屍投於江中子
胥因隨流揚波依潮來往蕩激崩岸○淮南王

安傳伍被曰臣聞子胥諫吳王吳王不
用乃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

韓者杜門方辟穀見下張**何如報**

范蠡

范蠡者越王勾踐之大夫也越王欲雪會稽

之耻。用范蠡謀卒滅吳。蠡以為盛名之下不可久居。乃乘扁舟浮於五湖。變名易姓。號曰鴟夷子皮。齊王迎以為相。居無何。又去而之陶。致產數千萬。是為陶朱公。

勾踐初嘗膽。志欲報強吳。

史記勾踐困於會稽。乃苦身焦思。置膽於

坐。坐卧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耻邪。貨殖傳曰。勾踐遂報強吳。觀兵中國。帷

幣謀者誰。范蠡為大夫。

選注。惟帑。惟幄也。○越

世家。越王欲使范蠡治國政。蠡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蠡不如種。

七策既

已行。長驅入姑蘇。

越用其五而得意。○史記越

伐吳。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復棲吳王於姑蘇之山。夫差掩面死。赫然成

霸圖。

越世家。吳王大差自殺。乃蔽其面曰。吾無

謀。二十餘年。勾踐以將軍。烏喙難與處。逝將辭舊都。

史記。范蠡遺大夫種書曰。越王為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去。種見書。

稱病不朝。范蠡乃裝其輕寶。卿相不足戀。扁舟

去五湖。

國語。范蠡辭於王。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周禮揚州。其浸五湖。注。太湖。方五

百里。故千金立可致。四海稱陶朱。

貨殖傳。范蠡

曰。五湖。積居十九年之中。三致。造化相沉。浮風雲

同卷。舒吁嗟大夫種。竟同伍子胥。

越世家。范蠡既去。人或說

大夫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
種遂自殺。
鳥盡良弓藏，浮榮曷可居。
范蠡遺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子何不去？
鴟夷真達士，忘筌已得魚。
史記范蠡適齊為鴟夷子皮。注：若盛酒之鴟夷也。用之則多所容納，不用則可卷而懷之。不忤於物也。莊子筌者所以得魚也，得魚而忘筌。

詩史卷之二終

顧氏詩史卷之三

華亭顧正誼仲方甫著

周紀下

自有天地以來至戰國。蓋宇宙間一大蠹也。天子之統剖為七，而吾儒之道裂為百。其上而列侯卿相，爭相傾以待士，而士以任俠以縱橫以刑名以擊刺以荒唐以滑稽以離愁以憤激。夫亦渾樸之氣，發洩無餘，以至蕩焉而莫可收拾也。悲夫。

戰國

素王道終否。六籍垂空言。

王子年拾遺記孔子未生時有麟吐玉書

於闕里人家。文云。水精之子孫。衰周而素王。○易序卦傳。物不可以終否。○雜卦傳。否。閉塞也。

○陶潛詩。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太史公自序。子曰。我欲載之空言。王道滅無

跡。乾坤日夜翻。

太史公自序。幽厲之後。王道缺。

七雄龍虎爭擾。

擾混中原。

班固答賓戲。七雄虺闕。分裂諸夏。龍戰虎爭。注。七雄。秦楚齊燕韓魏也。

○左傳。晉楚治兵。遇於中原。

秦人據殺函。志欲吞河山。

過秦論。秦

孝公據殺函之固。

山東雖未掃韓魏。早稱藩。

戰國

策。張儀說趙王曰。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魏稱為東藩。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

齊威真大鳥。一飛遂冲天。

史記。齊威王好為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

治。百官荒亂。諸侯並侵。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飛。又不鳴。王知此

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

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安知再傳後。大呂入幽

燕。齊世家。威王卒。宣王立。宣王卒。子湣王地。立

將樂毅。遂入臨淄。盡取齊之寶藏。○樂毅書。大呂。陳於元英。注。大呂。齊鍾名。元英。燕宮殿名

也。燕昭市駿馬。霸功何赫然。

戰國策。燕昭王欲招賢者。郭隗曰。臣

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消人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消人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况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

詩。○

士何似縱橫年

過秦論陳涉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會而嚮應。羸糧而景從。○戰國策蘇秦約從散橫。以抑強秦。注以利合曰從。以威相脅曰橫。

商君

商君者衛之庶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為中庶子。座荐之於魏王。王不用。而入秦。秦孝公授以國政。使定變法之令。十年而秦人富彊。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孝公封鞅以於商之邑。號曰商君。商君相秦。宗室多怨望者。及孝公卒。惠王車

裂商君而滅其家

商君性慘礪。才調原絕倫。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又韓非傳論其極慘礪少恩。○商君傳公叔座曰。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魏王不足仕。

去之西入秦。孝公方招賢。魚水情自親。

史記衛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迺遂西入秦。○蜀志先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苟懷

帝王術。柰何因嬖臣。

史記衛鞅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景監以讓衛鞅。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孝公益愈而未中旨。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太史公曰。商君欲干孝公以帝王術。而所因由嬖臣。

片言握秦柄。制作何紛紛。徒木明約束。議令遷

頑民

張儀傳舍人謂儀曰非君莫能得秦柄○
商君傳孝公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

之令。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
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

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
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令行於民。暮年

秦民言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
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

之民也。盡遷之於邊。為田開阡陌。古道無一存。
商君傳為田開阡陌。刑虔欺魏將。中外咸無恩。

商君初下令。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
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行。刑其傅

公子虔。孝公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
而擊之。衛鞅遺卬書。使會盟。已飲而伏甲士襲

虜衛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太史公
曰。商君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亦足發明其少恩

怨毒日已積何為戀朱門

伍子胥傳怨毒之
於人甚矣哉○選

詩朱門灌園苦不早秦國將收君

商君傳趙良
說商君曰君

何足榮之危若朝露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可以少
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

怨秦王一且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殘
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殘

刑適自伐車裂龜池濱

史記秦孝公卒太子立
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

反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力政雖云猛秦邦
龜池秦惠王車裂商君以狗力政雖云猛秦邦

賴以新功成卒被戮吁嗟何不仁

蔡澤

曰商君明法令禁姦本立威
諸侯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

蘇秦

蘇秦者洛陽人也。學于鬼谷先生。初欲連衡于秦。而惠王不用。退而發陰符之謀。讀之。暮年而成揣摩。說趙王于華屋之下。趙王大悅。封為武安君。于是約從以擯秦。秦兵不敢窺函谷關者十五年。其後爭寵于齊。而為同列所害。

武安初遊說十上書不行。歸來。貂裘敝。親戚咸相輕。戰國策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書十上。家妻不下紉。嫂不與言。杜門。因發憤。暮年揣摩成。為炊。父母不與言。杜門。因發憤。暮年揣摩成。

蘇秦出游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皆笑之。蘇秦自傷。乃閉室不出。戰國策蘇秦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暮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也。說當世之君矣。注云。揣摩。量。摩。研。立談華屋下。

抵掌風雲生。蘇秦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從親六王一橫。解孤秦驚。史記蘇秦說趙王曰。六國從親以賓。

秦。又曰。六國為一。并力而攻秦。秦必破矣。戰國策約從散橫。以拆強秦。蘇秦傳。秦說楚王曰。為大富貴。還故鄉。車馬何縱橫。如從親以孤秦。

紀項王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蘇秦傳。蘇秦并相六國。比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眾。擬於王。清宮且除者。選詩冠蓋縱橫至。車騎四方來。

道父母來郊迎

戰國策蘇秦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

十里道傍虵行者當年曾見凌

戰國策虵行匍匐伏四拜自跪而謝

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

反覆嗟世道榮枯

見人情

曹植詩榮枯立可須英雄有感激困阨乃飛騰

鄧生何感激

洛陽無負郭然後樹勲名

史記蘇秦歎曰

使我負有雒陽負郭田二頃

因嗟巖穴士終歲抱

幽貞

伯夷傳巖穴之上趨舍有時外無青

雲望內為兒女憎

范曄傳須賈曰賈不意多金

尊季子

見上虵糠覈笑陳平 世家曰平為人長美色人或謂陳平

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家嗟嗟

勿復道麋鹿可尋盟

劉孝標辨命論侯草木以

頡古行路難薄俗嗟嗟難

張儀

張儀者魏人也始與蘇秦俱事鬼谷子及秦

相趙而儀貧秦憂秦之攻諸侯以為非儀莫

能得秦柄乃召儀而辱之以擊怒其意陰使

人奉金錢以資之入秦儀遂說秦惠王王以

為相於是散從連橫以尊強秦焉

張儀稱辯士權變世莫測

張儀傳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方

其落魄時見疑於楚璧

儀傳儀從楚相飲。楚相

下壁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驛之。其妻曰。嘻。子母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視舌

在庸何傷

見上

翻成終一擊左盼黔中來右盼

巴關斥

史記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甘

心焉。張儀乃請行。曰。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為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遂使楚。楚王囚張儀。將殺之。鄭袖曰。王殺張儀。秦必大怒。攻楚。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為秦所魚肉也。楚王乃赦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諸侯秦。○李斯畫惠王用張儀之計。西并巴蜀。

盡西面秦兵遂無敵

史記張儀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

狙詐

樹功勳世途方迫阨

楚辭悲時俗之迫阨兮。

因嗟守道者

連蹇靡所適

解朝孟軻雖連蹇猶為萬乘師

吳起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魏文侯以為將。擊秦。

拔五城。拜西河守。文侯卒。起事其子武侯。武

侯疑之。吳起去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遂以

為相。明法審令。廢公族。疏遠者。是以得罪於

貴戚而為所害。

吳起善用兵志欲取卿相破產辭舊邦離母不

終養史記吳起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已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

趨利急勲名殺妻以求將吳起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為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為將將

吮疽得士心卒有病疽者起為而攻齊大破之吮之卒母聞而哭之曰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魏文侯以吳起盡能得士論功闕民望魏置相相田文心乃以為西河守

論功闕民望魏置相相田文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

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宿

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子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王少國疑大臣未

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

居子之上也左傳晏子民之望也智哉舟中對立德信可尚本

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

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誰令操楚權暴刻軀盡為敵國也武侯曰善

誰令操楚權暴刻軀已喪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忘其軀悲夫身

沒有遺言千古共惆悵吳起作兵法傳于世

白起

白起

白起

白起

白起

白起

白起者。郟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為將。所向無不克。韓魏楚趙之間。降者七十餘城。封為武安君。其後與應侯有隙。應侯讒之。賜劔自殺。

吾聞武安君破敵信神妙。南伐燒夷陵。北征困

強趙。

史記白起攻楚拔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楚王亡去郢。秦以郢為南郡。○蔡澤曰。白

起越韓魏而攻彊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於長平之下。

長平空無

人白骨迥相吊。

秦伐趙。軍於長平。趙王使趙括代廉頗。秦聞括為將。乃陰使白

起為上將。令軍中有敢泄者斬。趙括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射殺趙括。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

武安君曰。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

千里勝可決。咫尺禍難料。

尺禍難料。

高祖紀。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太史公曰。白起料敵合變。

出奇無窮。聲震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

伏劔死。杜郵還為天下笑。

白起傳。秦王使武安君攻邯鄲。武安君不肯行。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起出咸陽西門

十里。至杜郵。秦王與應侯議曰。白起之遷。尚快

不快。使使者賜之劔。自裁。武安君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

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

四君

四君者。齊之子孟嘗。趙之平原。魏之信陵。楚之

春申也。孟嘗君名文。姓田氏。靜郭君之子。閔王時爲齊相。代封于薛。平原君名勝。趙惠文王弟也。三爲趙相。封于東武城。信陵君名無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常爲魏將。再破秦軍。封于信陵。春申君名歇。姓黃氏。楚考烈王以爲相。封於吳。是時七雄並爭。游者主事。合從連橫。以談說爲賢。是以四君者爭相傾以下士。輔國持權。而取卿相焉。

七雄方虓闕龍戰無時休見戰國注翩翩四公子任

俠顯諸侯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游俠傳劇孟以任俠顯諸侯

孟嘗起東國賓客皆英流公孫揮床去馮驩彈

劍謳戰國策孟嘗君至楚獻象牀門人公孫戊諫曰小國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說君之

義慕君之廉也今君到楚而受象牀所未至之國將何以待君臣願君勿受孟嘗君曰諾○又曰齊人有馮煖者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又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又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於是馮煖不復歌一朝有秦難狗盜得狐裘

鷄鳴出函谷鄙哉非奇謀史記孟嘗君人秦秦

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願得狐白裘裘已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客有能狗盜者乃夜爲

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幸姬。幸姬為言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出。夜半至函谷關。關法雞鳴而出。客有能為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至關矣。始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客盡羞之。及有秦難。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後。客皆服。平原斬笑

躄歸士若雲浮

平原君傳民家有躄者。槃散行

笑之。明日躄者至平原君門。請曰。君貴士賤妾。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曰。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賓客去者過半。平原君乃斬笑躄者美人頭以謝門下。乃復來。柰何樂

小利長平陷貍貍

張儀傳樂小利而不遂。○太

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衆。邯鄲幾亡。如無脫穎客邯鄲。

成古丘

史記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門下有毛遂者。請行。平原君曰。

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門下三年。而未有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留。遂曰。臣請處囊中。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與楚合從。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毛遂按劍歷階而上。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且白起辱王之先人。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楚王曰。唯唯。遂定從於殿上。平原君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天下士矣。遂以遂為上客。楚使春申遣太子大義良申君將兵救趙。邯鄲復存。春申遣太子大義良悠悠。春申君傳。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自言於秦王曰。楚頃襄王病。歇使太子亡秦。乃之。應侯曰。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黃歇。太子完立。安知終憊。青娥生。彙讐棘門悲。蹠血朱英空運籌。李園女弟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乃進之。楚王幸之。遂

生男。立為太子。以李園女弟為王后。楚王貴李園。園欲殺春申君以滅口。楚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楚王卒。李園必據權而殺君。臣為君殺李園可乎。春申君不聽。王卒。李園果殺春申君於棘門下。**信陵真愛士。巖穴並追求。**史記公子為人仁而下士。

○又曰。信陵君接巖穴隱者。不耻下交。**既徵抱關者。**見下侯。復與

賣漿遊。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乃間步往。從此兩人游。甚

歡。**長驅兩勝秦。威聲動神州。**魏安釐王二十二年。公子擊殺晉鄙。進

兵擊秦軍。秦軍解去。二十二年。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威振天下。**○孟子傳中**

國名曰赤。縣神州。**竊符非救趙。還為魏國憂。**注見侯君

看無忌死。秦兵灌弘溝。史記公子為魏將。秦毀之於魏。王曰。公子欲南

面而王。公子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為長夜飲。竟病酒而卒。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

○魏世家。秦之破梁。引弘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

至於下。**四君咸好客。將以競勳猷。珠履亦何**

益。玳瑁總成羞。史記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趙使欲夸楚。為瑇瑁簪。春申君客

三千餘人。皆躡珠履。趙使大慙。**薛中多姦人。英才寧見收。**太史

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試問龍顏君。功業竟**

誰褒。大梁親致祭。奉祀且千秋。漢書高祖為人

信陵君傳。高祖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

時奉祠公子。

侯嬴

侯嬴者魏之隱士也。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信陵君迎以為上客。於是為公子畫救趙之策而自刎。

侯生初抱關潔身在環堵

侯生曰嬴乃夷門抱關者也。○五柳先生

傳環堵蕭然不蔽風日。

朱亥既投交公子乍虛左

信陵君

大會賓客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乃就車至家侯生遂為上客。竊符頗稱奇刎頸亦云苦。秦圍邯鄲公子姊為平原君夫

人請救於魏魏王使晉鄙將十萬眾救趙畏秦不敢進兵平原君使人讓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乃欲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見侯生侯生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掛內而如姬力能竊之公子誠一開口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比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比卿自頸以送公子公子至鄴使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推殺晉鄙遂救邯鄲存趙。何不至王前血汗宮中土。史記高祖欲易太子叔孫通諫上曰臣願以頸血汗地。

虞卿

虞卿者遊說之士也不詳其名為趙上卿故號曰虞卿。虞卿為趙相是時范雎之讐魏齊

亡走趙趙王欲斬其頭與秦虞卿不忍乃解相印與魏齊亡困於大梁而魏齊死虞卿於是著書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號曰虞氏春秋

秋

虞卿何如人本是擔簦客竭來說趙王一見雙

白壁

范睢傳信陵君曰虞卿何如人也侯嬴曰虞卿躡屩擔簦一見趙王揚白壁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為上卿三

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

立談且封侯揣情善

畫策

虞卿傳虞卿料事揣情為趙畫策何其工也

解印從魏齊慷慨

何所迫烈士多悲心庸夫詎能識

太史公曰虞卿不悲魏齊

卒困於大梁庸

夫且知其不可

窮愁將何聊著書于竹帛

太史公曰

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范蔡

范睢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而為魏齊所

笞折脅摺齒睢乃變名姓為張祿隨王稽入

秦說昭王以遠交近攻之術秦王以為相號

曰應侯於是報魏齊之讐而讓位於蔡澤

蔡澤者燕人也干諸侯不遇而入秦說應侯

使讓位應侯然之乃薦之於王以為相三月

而罷號曰網成君。

范睢初家貧困頓為臣僕

史記范睢家貧事魏中大夫須賈

無

端觸魏相廁中遭僇辱

須賈使於齊范睢從齊襄王賜睢金百斤須賈

怒以為睢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歸以告魏齊魏齊使舍人笞擊睢睢佯死即卷以簣置

則中賓客飲者醉更溺睢故

逃魏因王稽入秦

號張祿

鄭安平操范睢二更名姓曰張祿秦謂

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臣故載來秦王乃拜范睢為客卿

神叢說既行穰侯

一朝逐

戰國策應侯謂昭王曰亦聞恒思有神叢叢藉我神三日不勝叢叢困我乃左手為叢

投右手自為投勝叢叢藉其神三日叢往求之

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亡今國者王之叢勢者王之神藉人以此得無危乎臣居山東

時聞秦有太后穰侯不聞有王臣恐後世之有秦國者非王之子孫也秦王懼於是逐穰侯於

外致身青雲上

范睢傳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

蠶食諸侯

服

李斯書昭王得范睢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

須賈幾擢髮魏齊終

就戮綈袍幸見憐莖豆聊相畜

范睢傳睢既相秦秦號曰張祿

魏使須賈於秦范睢為微行敝衣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得無恙乎曰然賈留與坐飲

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一綈袍以賜之須賈至相府范睢盛帷帳侍者甚眾見之須賈頃

首言死罪睢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睢曰公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

釋公乃坐須賈於堂下置莖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為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

詩曰...

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魏齊何來山東客。躍馬入

函谷。蔡澤傳。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自稱

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月盈當復虧。君何

久貪祿。應侯感其言。解印還相。屬曰。四時之序。

成功者去。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今君然已

讐言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君不取

也。君何不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巖居。川

觀。必有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應侯曰。善。吾

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

所以有。先生幸教。唯敬受命。乃言於秦昭王曰。

蔡澤辯士。臣不如也。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遂拜蔡澤為秦相。昔為唐舉笑。今

食秦廷粟。富貴所自有。志願良已足。初蔡澤不

舉相。唐舉笑曰。先生肩臯。巨肩魁顏。蹙鞞膝變。

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曰。富貴吾所自

有。吾所不知者。壽也。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

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我

食肉富貴。四十年足矣。達人誠見幾。罷相一何速。蔡澤相

十三年。足矣。達人誠見幾。罷相一何速。蔡澤相

人或惡之。懼誅。咄嗟綱成。君去來誰所促。得非

席藁後相。期以推轂。范曄傳。應侯任鄭安平。使

急。以兵二萬人降趙。應侯席藁請罪。○漢書田

盼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注推轂。謂升薦之。若

轉車轂也。如何片言。聞飄然即掛冠。後漢書。逸民

之為也。如何片言。聞飄然即掛冠。後漢書。逸民

掛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

屬浮海。客於遼東。

屬浮海。客於遼東。

屬浮海。客於遼東。

屬浮海。客於遼東。

屬浮海。客於遼東。

屬浮海。客於遼東。

屬浮海。客於遼東。

屬浮海。客於遼東。

屬浮海。客於遼東。

屬浮海。客於遼東。

屬浮海。客於遼東。

樂毅

樂毅者中山人也。善用兵。燕昭王以為上將軍。合五國之兵以伐齊。大破齊軍。湣王出走。燕封樂毅為昌國君。其後燕惠王疑之。毅乃奔趙。封望諸君。卒于趙。

燕昭王置千金於臺

上谷郡圖經曰黃金臺。易水東南十八里。

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

樂毅感風雲翻然自遠來

史記樂毅聞燕昭王屈身下士。於是為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遂委質為臣。

運

籌連五國

本傳樂毅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

笑咤奔風雷長

驅陷齊軍匹馬不得回

樂毅書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

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公羊傳秦伯將襲鄭。晉人與姜戎要穀而擊之。匹馬

隻輪無雙者。鬱鬱臨菑宮一夕生蒿萊

史記齊王亡走莒。樂毅攻

入臨菑。盡取寶物輸之燕。

兩城苦未下。燕惠生疑猜騎劫小

孺子安足當雄才

樂毅狗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惟獨莒即墨未服。會燕昭

王死。子立為燕惠王。惠王不快樂毅。齊田單縱反。問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

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惠王乃使騎劫代將樂毅降趙。田單遂破騎

劫於即墨下。盡復得齊城。吁嗟數年功一掃成浮埃獻書表

衷曲千載有餘哀

樂毅報遺燕惠王書曰。臣恐侍御者不察疏遠之行。故敢

獻書以聞。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及主父偃。讀樂毅之報燕王書。未常不廢書而泣也。

藺相如

藺相如者趙人也。為趙王使于秦。完壁而歸。拜為上大夫。辱秦王於澠池。秦王憚之。終相如之身。不敢加兵於趙。

秦昭縱虎視囊括空山東

西都賦周以龍興秦以虎視。○過秦論秦

孝公有囊括四海之意。

何來卞和壁乃在叢臺宮

韓非子楚人卞

和得玉璞於楚山中。王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命曰和氏之壁。○史記趙武靈王起叢臺。

連城偽請易空言。思得壁廉頗默無謀。疇能使

強敵此時藺相如。適與宦者俱推轂。稱智勇秦

壁入咸都

藺相如傳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

廉頗謀。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其人勇士。有智謀。趙王遂

遣相如奉壁西入秦。

章臺擁趙節。睨柱聲激烈。壯夫詎可

撓身與壁俱裂

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壁奏秦王。秦王大喜。相如視秦王

無意償趙城。乃前曰。壁有瑕。請指示王。王授壁。相如曰。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

壁。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壁俱碎於柱矣。因持其壁睨柱。欲以擊柱。秦王乃辭謝。召有司案

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

償城果空談。荆玉復來還秦王

但長嘻奮身湯鑊間

相如度秦城不可得。乃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

大王宜齋戒五日。臣乃敢上璧。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五日後。相如謂秦王曰。臣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臣請就湯鑊。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喜。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

乘君無所開其口

趙王與秦王會渾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

請奏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令趙王鼓瑟。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奉盆鍤秦王。以相娛樂。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擇。為一擊鍤。趙御史書曰。秦王為趙土擊鍤。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蔡澤傳。吳起為楚悼王立法。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邦家難未平。兩虎寧共爭。桓桓介冑。士叩門來負荆。趙士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宣言曰。我見

相如。必辱之。相如聞。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謂其舍人曰。疆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為刎頸之交。

雄哉壯士力實挽山東國。一朝人云云。邯鄲易

子食

杜詩。安得壯士挽天河。○詩人之云云。邦國珍瘁。○平原君傳。秦急圍邯鄲。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

呂不韋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初秦昭王之庶孫曰子楚。質於趙。子

楚貧不常奉千金之資為子楚外結賓客而
內事華陽夫人以故得立為適及子楚即位
是為莊襄王以不常為相封文信侯始皇九
年不常以嫪毐故免相遷於蜀飲酖自殺

不常雖賈豎志與常人殊邯鄲得子楚奇貨稱

可居千金媚華陽立適在須臾史記秦子楚質於趙居處貧困

不常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往說子楚曰吾能大子之門請以千金為子西游事華

陽夫人立子為適嗣乃見華陽夫人姊言子楚賢智結諸侯賓客徧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為

天日夜立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題封十萬請太子立子楚為適嗣太子許之

戶一舉超天衢莊襄王元年以呂不常為丞相封為文信侯食河南洛陽十萬

戶布書咸陽門名與天壤俱不常至食客三千人為八覽六論十二紀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

著書布天下不常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門縣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

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狙謀難久恃天

地有盈虛易天地盈虛與時消息釣奇非不巧中葦計且

踈不常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楚見而說之不常欲釣奇遂獻其姬生子

政莊襄王薨太子政立尊呂不常為相國號稱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時時竊私通不常焉○詩

中葦之言也封狐徒假虎楚辭羿好射夫封狐○戰國策荆宣王曰吾聞

不可道也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天帝使我長百獸子不

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
不走乎。虎以為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
不知獸畏已而走也。以為畏狐也。今王帶甲百
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
畏王之也。**驪龍思得珠**莊子人有見宋王者。錫車
甲兵也。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締蕭而食者。其子沒於
淵。得千金之珠。其父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
珠。必在驪龍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
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王之猛。非直
也。使宋王而寤。子為整粉夫。**茲貨將安設為子**
捐其軀史記秦王政立十年。賜不韋書曰。君何
常恐誅。乃**而子為天子而當其一死**
飲酖死

莊子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常為漆園吏。善屬書。搢
辭。以剽剝儒墨。楚威王聞其賢。使使厚幣迎
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子獨不見
郊祭之犧牛乎。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
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
寧遊戲污瀆之中。以快吾志焉。

蒙莊善養生。適志其恬漠。

莊子內篇有養生主
○鵬鳥賦真人恬漠

獨與道息。夢隨胡蝶遊。

莊子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也。不知周也。俄然

覺。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

心悟條魚樂。

莊子與惠

子游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著書十萬言，洗滌無崖罅？

著書十萬言洗滌無崖罅史記莊子著書十萬

餘言大抵率寓言也。其言洗滌自恣以適已。○莊子莊周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觴見之也。○

全真馬蹄篇選詩極望無崖罅注崖罅邊畔也

莊子馬蹄篇曰：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

放情秋水作莊子秋水篇曰：秋水時至，百川灌河。

污瀆堪翱翔澤雉同飲啄快史記莊子曰：我寧遊戲污瀆之中，以自

楚相寧足多漆園聊可托飄然運虓畜乎樊中

舟乘道入寥廓莊子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怒。人能

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又曰：乘道德而浮遊。○又曰：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郭象曰：安於推移，而與化俱去，故乃入於寂寥。而與天惟一也。○文選注寥廓，兀氣未分之貌。

淳于髡

淳于髡者，齊之贅婿也。博文強記，齊威王善待之，以為諸侯主客。後遊於梁，梁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蓋終身不仕云。

我愛淳于生滑稽真絕倒滑稽傳淳于髡長不

縱彼水上鵠史記齊王使淳于髡獻鵠于楚，出

王曰：齊王使臣獻鵠，過於水上，不忍鵠渴，出而飲之，飛去。吾欲絞脛而絕，恐人議吾君，以鳥故

寺口卷之三

十一

令士自殺。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欲赴他國。痛吾兩主使不通。故來受罪。楚王曰善。

奮此庭中鳥

見戰國注

使楚名既高興齊功不少長

夜罷昏飲諷諫得其道

滑稽傳齊威王好為淫樂長夜之飲淳于髡曰

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威王乃罷長夜之飲

一笑來趙兵穰田喻

何巧

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齊金百斤髡仰天大笑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穰田者探一豚蹄酒一盃而祝曰甌窶滿篝汗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王乃益齋黃金千鎰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楚聞之夜

王心在驅逐小知安能曉孟子傳客引兵而去

梁惠王王再見之終無言也出曰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

王聞之大駭曰先生誠聖人也前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寡人雖

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脫屣謝卿相浮榮不足

寶我有一石酒可以舒懷抱

滑稽傳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

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羅襦襟解微聞九原如

可作邀君醉芳草

禮記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

誰與歸

陳仲子

陳仲子齊人也兄戴為齊卿食祿於盍仲子耻其祿不義而勿食也去之於陵遭歲飢乏

糧三日病不能起取井上糟食之李而食之
三咽而目有視楚王聞其賢使使奉黃金百
鎰聘以為相仲子不受而逃去。

戰國重遊士擾擾溷山東安見於陵子灌園辭

三公

鄒陽書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

萬鍾揮散飛百鎰輕秋

蓬山妻更明哲雙飛振清風

列女傳楚王聞於陵子終賢欲以為

相使使聘之。子終曰。僕有箕箒之妾。請入與計之。入謂其妻曰。楚王欲以我為相。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可乎。妻曰。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之味。而懷楚國之憂。其可樂乎。亂世多害。妾恐先生之不保命也。於是子終出謝使者而不許。

也。○高士傳陳仲子贊楚相敦求。山妻了算。

擘繡堪易粟織履聊自

供

出子孟

療飢食糟實君子固有窮左琴右有書

樂亦在其中

高士傳陳仲子妻曰。夫子左琴右書。樂亦在其中矣。

何如好

辨者奔走齊梁宮

魯仲連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倣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齊田單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魯連天下士倣持高節

史記魯仲連好持高節

遊趙值

重圍邯鄲命幾絕縱橫魏將驚談笑秦師撤蹈

海非空思沉河有遺轍

史記魯仲連傳趙孝成王時秦兵圍邯鄲魯仲連適游趙聞魏將新垣衍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新垣衍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即肆然而為帝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先生天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左思詩吾慕魯仲連談笑却秦軍○鄒陽書申徒狄自沉於河

千金輕鴻毛笑與平原別

史記平原君欲封魯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

飛矢拔聊城不就田單列

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燕將得魯連書乃自殺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

蕭然一布衣海上弄明月

屈原

屈原名平楚之同姓也仕於懷王為三閭大

夫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

賓客應對諸侯上官大夫心害其能因讒之

於王王疏屈平平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其後

懷王入秦不反。屈平傷之。自投汨羅而死。

亭亭孤生蘭。悞落蕭艾中。

琴操孔子自衛返魯。隱谷之中。見孤蘭獨

茂。喟然嘆曰。蘭當為王者香。今乃獨茂。與眾草為伍。乃援琴鼓之。作猗蘭操。○楚辭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注蕭艾。賤草。以喻不肖。 箠箠楚屈子。獨立懷

王宮。方其任政時。霸國期成功。青蠅一相點。安

所著孤忠

詩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披髮遊澤畔。洒

淚沾江楓

屈原傳上官大夫短屈原至於江濱。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楚辭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瓦釜正雷鳴。琴瑟

難為工

楚辭黃鍾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

離騷徒致意。君

門詎可通

楚辭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猛犬狺狺而迎。吠兮。關梁閉而

不武關諫不行

見戰國注

飛鳥投樊籠。吾君沒他鄉

吾骨葬江湘

史記懷王客死於秦。○楚辭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

空餘

懷沙賦。日月彌爭光

史記屈原作懷沙之賦。又曰。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

先可也。

豫讓

豫讓者。晉人也。有寵於智伯。智伯為趙襄子

所滅。而讓欲為報讐。乃挾匕首入趙宮。刺襄

子。不果而被執。襄子以為為義而赦之。後竟自

殺

豫讓真義士事君無二心君死國且滅此怨誰能任士為知己死仗劍來相尋塗厠刺未行橋下還見侵擊衣卒自刎志士咸沾襟英風終不泯千載仰徽音刺客傳趙襄子滅智伯漆其頭已者死女為說已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為報讐而死乃變名姓為刑人入宮塗厠中襄子如厠心動執問塗厠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讐言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卒擇去之豫讓又漆身為厲吞炭為啞使形狀不可知其友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必得近幸乃為所欲顧不易邪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

其君也吾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頃之襄子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是豫讓也使兵圍之豫讓曰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讐之意則雖死不恨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為涕泣

荆軻

荆軻者衛人也字次非好讀書學擊劍遊於燕燕人號曰荆卿性嗜酒與善擊筑者高漸離飲於燕市燕太子丹召以為上客善待之數年使西刺秦王不中竟為秦所殺

燕丹思報怨屈節招羣英

更記燕太子丹質於秦秦王遇之不善丹

怨而忘歸歸而何來田先生自勿激荆卿荆卿傳鞠

武曰燕有田光先生可與謀田光造焉太子逢

留意也田光曰臣精已消亡矣所荆卿感意氣

翩然遂請行左挈於期頭右挾蒼龍精

荆卿過太子

子避席頓首曰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

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刺殺秦王秦

內有亂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唯荆卿留意

焉荆卿許諾謂太子曰行而無信秦未可親夫

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已萬家誠得樊於期

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

臣乃得有以報於期自剄乃盛樊於期首函封

之求天下之利七首得趙人徐夫人七首取之

百金乃裝為遣荆卿蒼龍精劍也

春秋繁露劍佩於左蒼龍之象

啣盃易水上

酒闌氣縱橫漸離擊筑歌慘愴有哀情隱隱白

虹起烈烈悲風生怒髮上衝冠淚血下沾纓刺

傳荆軻行太子及賓客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忼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列士傳荆軻發後太子相氣見白虹貫日不徹

曰吾事不成矣丈夫寧顧死慷慨入咸京圖窮七首見

秦王愕然驚愴惶環柱走何暇聽琴聲

本傳荆軻至秦

秦王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取地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七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右手

持七首堪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環柱而走。拔劍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擲秦王。不中。中桐柱。左右遂殺軻。○燕丹子。荆軻把秦王袖。數之曰。從我計則生。不從則死。秦王曰。乞聽琴聲而死。召姬人鼓琴。琴聲曰。羅殺單衣。可掣而絕。八尺屏風。可超而越。轆轤之劍。可負而拔。軻不解音。秦王從琴聲。負劍拔之。斷軻兩手。秦非關劍術。踈

太子缺經營當時待客來未必終無成

陶潛詩 荆軻

惜哉。劍術踈。奇功遂不成。○本傳。魯句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初。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荆軻怒曰。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舞陽一孺子安足樹勲名。刺客傳。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

太子欲先遣秦舞陽。荆軻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返者。豈子也。及荆軻至秦。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故荆軻之刺不行。

詩史卷之三終

顧氏詩史卷之四

華亭顧正誼仲方甫著

秦紀

楚附

昔太史公讀秦楚之際見始皇帝誅鋤六王并兼天下勒石頌功自謂三皇五帝所未有然自公子扶蘇死而望夷禍慘楚兵已屠關中計其時雖得周旦之佐無所復施其巧而顧責李斯蒙恬王翦輩不能以此時彊諫補主上缺失偷合取容以至物身而曰彼各有

所短也。誤矣。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佳兵不祥，其事好還，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豈可謂非天哉？項王既已滅秦，自矜功伐，而不師古，卒身死東城，為天下笑。余綜始皇而下，訖於范增，惟是禍兮福倚，福兮禍伏，強梁者不得其死，禹稷躬稼而有天下，是以論其世也。後有君子，亦可覽其大都矣。

始皇

秦始皇帝者，秦莊襄王子也。名政，姓趙氏，實

姓呂氏。初，呂不韋取邯鄲姬有身，而進之莊襄王，生子政。及莊襄王卒，政代立為王。其後滅六國，并天下，立號為皇帝。在位三十七年，崩於沙丘。

始皇振長策，一掃諸侯空。

過秦論：始皇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

下諸侯。史記本紀：始皇十七年，內史騰攻韓，得韓王安，盡納其地。十九年，王翦定趙地，得趙王。二十二年，王賁攻魏，王請降，盡取其地。二十三年，王翦擊荆，虜荆王。二十五年，王賁攻燕、遼東，得燕王喜。二十六年，王賁南征，收百越，北伐蕩攻齊，得齊王建。初并天下。

諸戎

過秦論：始皇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本紀：三十三年，使蒙恬渡河，取高闕。

築亭障以逐戎人。東築琅邪臺。西起阿房宮。本紀二十七年。始皇

南登琅邪。大樂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萬戶作琅邪臺。三十五年。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

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天下謂之阿房宮。沉

波探周鼎。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還過彭城。齊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

水求之。弗得。勒石表秦功。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

駕橋思逐日。萬里橫長虹。三齊要略。始皇作石

有神人能驅石下海。石去不速。神輒鞭之。石皆流血。○周處風土記。陽羨縣前有大橋。橋中高

起。有似虹形。鼎湖雖未就。日觀蚤登封。封禪書。齊人

帝採首山銅。鑄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龍乃上去。故後世因名

其處曰鼎湖。漢官儀曰。泰山東南日觀者。雞一

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本紀。始皇二十

八年。與魯諸儒生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

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

封其樹為五大夫。鋒鋌。音的。鑄鐘鐻詩書隨祝融

禪梁父。刻所立石。鋒鋌。鑄以為金人。十二。本紀。二十六

年。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鐘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宮中。三十四年。丞相李斯議曰。

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臣請

史官非秦記。皆燒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月

令。孟夏之月。其神也。燔石。戮無辜。阮儒滅古風。本紀

院之咸陽。刑徒治酈山。三泉浩無窮。始皇初即位。穿

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而致

椁。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上具天文。下具地理。

民力雖云殫。皇心猶未充。○蘇秦傳民力罷敝。○張耳傳秦為無

道。罷百姓之力。思泛淪波舟蓬島追仙蹤。○王子年拾遺

仙之事。有死渠之民。乘螺舟而至。舟形似螺。沉

行海底。而水不浸入。一名淪波舟。○始皇紀。齊

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蓬萊。方丈

瀛洲。仙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

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射魚臨大海。伐木赭湘峰。

本紀。徐市等入海求仙藥。數歲不得。乃詐曰。蓬

萊藥可得。然常為大鯨魚所苦。願請善射與俱。

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

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對曰。聞

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此。始皇大怒。使徐福去無

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

還安期那可逢。○列仙傳安期生者。瑯琊阜鄉人。

請見與語三日三夜。曰。後數年求我於蓬萊山。

始皇即遣徐福等數百人入海。未至蓬萊山。輒

逢風波。何來山鬼言明年死祖龍。本紀三十二

而還。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吾

遺瀉池君。因言曰。明年祖龍死。因忽不見。使者

奉璧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

歲事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

壁也。沙丘忽晏駕神器委飛蓬。三十七年。始皇崩

宮車晏駕。注天子當晨起。方崩稱晏者。臣子之

心猶謂宮車晚出也。○文中子證天命以正帝

位。以明神。酈山土未乾。陳涉起山東。本紀三十

器有歸。

酈山土未乾。陳涉起山東。七年九月

酈山土未乾。陳涉起山東。七年九月

酈山土未乾。陳涉起山東。七年九月

酈山土未乾。陳涉起山東。七年九月

酈山土未乾。陳涉起山東。七年九月

酈山土未乾。陳涉起山東。七年九月

酈山土未乾。陳涉起山東。七年九月

酈山土未乾。陳涉起山東。七年九月

酈山土未乾。陳涉起山東。七年九月

言身老之口
葬始皇。鄴山。二世元年七月。戊卒陳勝自立為楚王。居陳。遣諸將。狗地山東。○駱賓王討武后檄。一杯之土未乾。九重嗟孺子萬國來。英雄武關度真。

主函谷破重瞳子嬰為秦王四十六日。沛公破秦軍入武關。子嬰係頸以組降

軹道旁。○高帝紀。漢元年十一月。項羽使張耳傳。貫高曰。吾王孱王辱王

降軹道。烈火焰秦中。也。○項羽紀。項羽燒秦宮

室。火三。宮闕無遺堵。河山空百重。史記。田肯曰。秦形勝之國。

帶河山之險。縣隔千里。徒壓金陵。氣難逃。隆準

公史記。高祖紀。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因東游以壓之。○兵錄。秦始皇時。望氣

者云。金陵有王者氣。故斷連崗。改名秣陵也。○史記。高祖為入隆準而龍顏。威強竟

何益。自使滅其宗。不意沐猴輩。指項羽復與暴秦

同如無赤帝子。指高祖蒼生安所終。

扶蘇

扶蘇者。始皇帝之長子也。始皇阮諸生于咸

陽。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

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

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

郡。始皇崩于沙丘。趙高李斯矯詔立胡亥為

太子。數扶蘇以罪。而賜劔自殺。

秦坑魯諸生羣臣盡箝口。公子強披鱗一言乃出守。胡亥愚無知得居王左右。沙丘有遺詔。出自奸臣手。倉皇卒自殘。誠僞不復割。苛法使之然。吁嗟竟誰咎。倚伏互相尋。骨肉同黔首。賢子嗣秦皇。天道復何有。秦亡不足言。扶蘇獨可憐。

李斯傳。始皇三十七年。行出游會稽。少子胡亥愛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始皇至沙丘。病甚。令趙高為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始皇崩。趙高李斯相與謀。詐為受始皇詔。立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直言誹謗。我所為。為人子不孝。其賜劍以自裁。使者至。發書。扶蘇泣。欲自殺。蒙恬止之曰。請復請。而後死。尚安復請。即自殺。

李斯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少時為郡吏。從荀卿學帝王之術。以瑕釁說秦王。秦王用其計。竟并天下。尊王為皇帝。以斯為丞相。於是焚詩書。銷兵刃。內鋤豪俊。外攘夷狄。斯皆有力焉。及始皇崩。與趙高詐立胡亥。後卒為高所譖。腰斬咸陽。而夷三族。

大運遭百六。秦人燎方揚。

漢書初。入元百六歲。有厄。故曰百六之會。

○詩燎誰令上蔡吏乘釁入咸陽史記李斯說秦王曰成入

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齋金運籌策飛書諫逐客本傳秦

斯為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齋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

利劍刺之會韓人鄭國來問秦秦宗室大臣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秦王遂

除逐客之令鞭笞擒六王布衣調鼎食過秦論始皇

笞天下○李斯獄中上書曰臣為丞相謹奉法令陰修甲兵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

卒兼六國虜其王○本傳斯曰斯上蔡間巷布衣也上幸擢為丞相○應劭漢官儀三公助鼎

和徒懷軒冕心繾綣悅君深輔弼義安在人主味

共浮沉莊子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詩無

縱詭隨以謹繾綣○司馬遷書曰從俗浮沉與時俯仰詩書驟灰滅見上

注乾坤日流血史記李斯阿順刑沙丘從邪謀一苟合嚴威酷刑

諾萬邦裂史記始皇崩於沙丘趙高謂斯曰上

之口耳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為丞相君

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胡亥慈仁篤厚可以為嗣君聽臣之計即長有封侯釋此

而不從禍及子孫矣斯乃聽高於是謀殺扶蘇於上郡立胡亥為二世皇帝食粟自

云美粟盡鼠亦死本傳斯少年時為郡小吏見

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

肖譬如鼠矣朝辭丞相門暮斬函陽市黃犬君在所自處耳

勿悲秦宮盡荆杞

二世使趙高案丞相獄治罪。責斯與子由謀反狀。具斯五

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阮籍詩。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荆杞。扶蘇沒

邊陲咄嗟誰所為。當時一宦者。疇能定指揮。

王翦

王翦者。潁陽人也。少而好兵。事秦始皇。始皇滅六國。王翦功最多。其子賁亦為名將。秦二世時。翦與賁俱死。而賁子離為秦將。竟為項羽所虜。秦亦亡。

王翦稱宿將。謀畧世所欽。

史記。王翦為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為宿

將。始皇師之。

席捲狗燕趙。還鑣且東侵。控弦六十萬。

空國寒王心。臨行請田宅。秦王疑乃釋。

王翦傳。始皇十

八年。翦將攻趙。歲餘。遂拔趙。明年攻燕。燕王喜走遼東。翦遂定燕。薊而還。始皇欲攻取荆。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霸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工之嚮。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為子孫業耳。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怛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為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以術樹功。勲孰云能建德。迂哉太史而疑我邪。

論隨夷望躋跖

太史公曰。鄙語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王翦為宿將。然不能輔

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物身。及孫王離為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賈誼弔屈原賦。謂隨夷溷兮。謂跖躋廉。注云。隨。下

隨。讓天下而不受。夷。伯夷。讓國而餓死。跖。盜跖。躋。莊躋。秦楚

之大盜也。斯也。既流從武夫安足責。楚辭俗

不止。君看忠義士誰在。秦王側根本惡能固。見

太史公曰。鄠山盡荆棘。軍沒黃河濱。田宅遺何人。

張耳

論注。張耳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項羽悉引兵渡河。遂虜王離。

蒙恬

蒙恬者。其先齊人也。三世為秦將。始皇二十

六年。蒙恬攻齊。大破之。拜為內史。秦已并天

下。使恬將三十萬眾。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

城。威振匈奴。及始皇崩。趙高立胡亥為太子。

遣使者以罪賜恬死。乃吞藥自殺。

誅鋤功始成。海內方削平。

恨賦。始皇按劍諸侯。西馳。削平天下。同文。

共規。匈奴苦未滅。蒙恬築長城。溼山復堙谷。萬里

勞經營。

蒙恬傳。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眾。築長城。因地形。用險制塞。起臨洮

至遼東。延袤萬餘里。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觀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障。溼山堙谷。通直道。固輕

百姓力矣。茫茫荒磧。間白骨。互縱橫。

漢書。武五子傳。贊。秦始皇即位。

三十九年。內平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暴骨長城之下。○蔡琰詩。白骨不知誰。縱橫莫覆。蓋陰山無牧馬。沙漠靜邊聲。漢書匈奴傳。侯應曰。臣聞北邊塞至

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過秦論。蒙恬北築長城。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李陵歌。徑萬里。今度沙漠。○武帝紀。注。應劭曰。沙漠。匈奴之南界。○李陵書。吟嘯成羣。邊聲四起。安知亡秦識不在單

于庭。始皇紀。始皇巡北邊。燕人盧生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將軍蒙恬北擊

胡。其後太子胡亥立為二世皇帝。秦因以百姓力何云絕地脉。蒙恬傳。二世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曰。卿等毅有大罪。法及內史。蒙恬歎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久曰。恬罪固當死矣。城溼萬里。此其中不

能無絕地脉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太史公曰。蒙恬築長城。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何乃罪地脉哉。

項羽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起兵於江東。三年而滅秦。定天下。自立為西楚霸王。後為漢兵所敗。至烏江自

刎。

天心厭亂。又歷數歸龍顏。杜詩。謳歌曆數歸。詳見夏禹注。○漢書。高

祖為人隆。徒勞重瞳子。為漢掃中原。項羽紀。太史公曰。舜

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叱咤風雲合指麾江

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叱咤風雲合指麾江

海翻淮陰侯傳項王暗雷奔鉅鹿戰星馳函谷

關項羽紀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乃遣

渡河皆沈船破釜餽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

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與秦軍遇九戰大破之

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項羽由

是始為諸侯上將軍畧定秦地函谷關有兵守

關不得入項羽使當陽君新安阮降卒秦國民

等擊關遂入至于戲西新安阮擊沛公瞋目來

心失史記項羽阮秦卒二鴻門擊沛公瞋目來

英雄史記項羽兵在新豐鴻門沛公從百餘騎

謂曰若入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

告屬皆且為所虜莊則入為壽因拔劍起舞樊

噲曰此迫矣遂入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

盡裂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噲立而飲之項王

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

安足辭沛公因招樊噲出遂去間至軍中秦

宮遭烈火閭閻詎安堵項王引兵西屠咸陽燒

高祖紀沛公西入咸陽悉除

去秦法諸吏人皆案堵如故

論都烹韓生沐猴

總無成漢書項籍傳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

室皆已燒殘又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

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

聞之烹

義帝江中溺漢王得其策史記項王使

沙柳縣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三老董

公遮說漢王以義帝死故漢王聞之袒而大哭

遂為義帝發喪發使者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

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於江南大逆無

道

詩

韓生

義帝

江中

溺漢王

道寡人親為祭喪。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萬

帝者。○楊子法言。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孫子百

方非我有百勝終何益。史記項王曰。身七十餘

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垓下困重圍空負拔山力楚歌四

面來壯士無顏色山河一夕改虞兮空嘆息。史記

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圍之數重。夜聞

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

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

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忼慨。自為詩曰。力拔山

今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

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項王乃上馬騎壯士

騎從者八百餘人。潰圍南走。○唐人儲嗣宗垓

城詩曰。百戰未言非。孤軍驚夜。烏江方棧船勿

圖。山河意氣盡。淚濺美人衣。

頸一何迫。史記項王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棧

我。我何渡為。嘗聞詩人語捲土未可測。杜牧之

乃自刎而死。包羞忍耻是男兒。江海內苟無親

兵家不可期。東子第多豪俊。捲土重來未可知。

舟中皆敵國。史記韓信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

魏武侯曰。若君不修德。憶昔渡江時豪俊相追

隨八千無一返去去將安歸江東諸父老怨毒

亦不少。本紀烏江亭長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

第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

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

范增

詩人曰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范增者居鄴人也好奇計項梁起兵江東增

說項梁使立楚懷王項梁敗歸項羽與諸侯

共滅秦項王封增為歷陽侯號曰亞父其後

楚圍漢王於滎陽漢用陳平計間項王項王

疑亞父亞父怒歸至彭城疽發背而死

項王起西楚意氣凌九州史記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亞父

何為者杖策耳從遊後漢書鄧禹聞光武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史記

酈生曰吾聞沛公多大鴻門高燕罷豎子不足

謀史記沛公至鴻門項王因留與飲范增數日項王舉所佩王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

應沛公出間至軍中乃令張良留謝以白璧一

雙獻項王王斗一雙與亞父亞父受玉斗置之

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楚漢方龍鬪

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楚漢方龍鬪且待之急

英雄任去留彭越傳陳勝項梁之起少年說越反越曰兩龍方鬪且待之急

擊隆準公低眉事沐猴項羽紀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

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

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采

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李太白詩長揖山東

隆準公○楊雄答劉歆書舉者懷赦而低眉

空令拔劍舞何當借箸籌史記范增謂項莊曰君王為人不忍若人

前為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

漢書漢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復立六國後良

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居平好奇畫談笑摩曲

臣願借前箸以籌之

逆惡草聊用間一朝遂成隙

項羽紀范增素居家好奇計○史記

高帝封陳平為曲逆侯○陳平世家平既多以

金縱反間於楚軍項王疑之使使至漢漢為太

牢具舉進見楚使即佯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乃

項王使復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楚使歸報

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聞項王疑之乃怒

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請骸骨歸

榮陽事已非吁嗟計未奇

項羽紀漢軍榮陽食

范增曰漢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乃急圍

榮陽漢用陳平計問項王項王乃疑范增與漢

有私稍奪之權增怒疽發背而死漢王乃從城西門出走成臯

詩史卷之四終

